

张 谓 诗 注

陈文
华
注



诗 小 集

唐 诗 小 集

张 谓 诗 注

陈文华 注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唐 诗 小 集

张 谓 诗 注

陈文华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5 插页 2 字数 47,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1,500

ISBN 7-5325-2098-6

1·1041 定价：5.00 元

《唐诗小集》出版说明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整个诗坛呈现出一派群星璀璨、百卉争妍的繁荣景象。仅就《全唐诗》统计，有唐三百年间，涌现的诗人有二千二百多人，作品达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其中如李杜、王孟、高岑、韩柳、元白、皮陆等代表各种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大家即有数十人之多，其他知名的作家也以百计。他们的诗歌从各个角度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描绘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和美学价值。

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样一些作品多、成就高、影响也大的作家，他们的诗集历来刊刻出版得很多，访求比较容易。而另外有一些诗人，由于种种原因，其生平湮没不彰，作品散失殆尽，传世之作无多。其中尽管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并经后人搜辑成集，而剞劂者寡，流传仍少。除了从《全唐诗》中可见其作品外，单行刻本极不易得。为此，我们选择了虽非大家而其作品卓有可观的唐代诗人数十家的诗集，用简注形式陆续出版，总名之为《唐诗小集》，以供唐诗爱好者阅读欣赏。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张谓，字正言，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前期，天宝二年（743）进士及第。早年曾北上蓟门，东游江淮，此有其《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陈隐王祠堂记》、《宋武受命坛记》等诗文可证。乾元元年（758），为尚书郎出使夏口。竹斋题诗，羨从弟吏隐之趣；沔城泛舟，遗南湖郎官之名。诗仙李白称其“有胜概”、“多逸兴”，特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纪其事。

与盛唐大多数诗人一样，张谓也向往并有过立功边塞的经历。从现存资料看，他至少有二次从军生活。第一次是玄宗天宝十三、四载前后，在安西节度副大使封常清幕。封常清是西北戍边名将，诗人岑参也曾在其节度府掌书记，任节度判官。张谓则不仅做过书记一类的工作，起草过《为封大夫谢敕赐衣及绫彩表》、《进娑罗树枝状》、《进白鹰状》等表章（均见《全唐文》卷三七五），而且参谋军事，献计献策，建立了“开境千里”的殊勋。元结《别崔曼序》说他“威震绝域，宠荣当世”，可见在西北边陲名声很大。第二次是代

宗宝应元年(762)前后,当时先任淄青、后徙兖郛节度使的平叛功臣田神功驻军淮南,张谓在其幕府任职,“逡巡指麾,万夫风从”(元结《别崔曼序》),堪称叱咤一时,可惜不久即因遭受猜疑而免职。从其二次从军经历,以及元结“今海内兵革未息,张公必为时用”的推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张谓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

大历二年(767),张谓任潭州刺史,其所撰《长沙土风碑铭并序》(见《全唐文》卷三七五)所谓“巨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罪湘东”云云,说明此番是因罪外放。至于获罪之由,史无明载,但从元结《别崔曼序》中“遭逢猜疑,弛而不为”的说法,以及诗人自己在《同王征君湘中有怀》、《辰阳即事》等诗中流露出来的幽怨情绪,可知其中有冤。好在不几年便有人为之洗雪。辛文房《唐才子传》“有以非辜雪之者,累官为礼部侍郎”云云,虽如傅璇琮先生所说是颠倒了时间次序,但所云雪冤之事,可能言出有因。对这位仗义执言者,张谓当然是很感激的。因为在出京之前,他可能曾到处奔走,希望有人援手,但世态炎凉,无人肯真正出力。“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路人心。”(《题长安主人壁》)这就是诗人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对当时世情的认识。那么,这位仗义执言者是谁

呢？遍检正言诗集，有一首题为《寄李侍御》的诗值得注意。诗云：“柱下闻周史，书中慰越吟。近看三岁字，遥见百年心。价以吹嘘长，恩从顾盼深。不栽桃李树，何日得成阴？”诗中对李侍御的关怀、揄扬、照应、栽培、蔽护充满了珍视铭感之情，所谓患难见真情，我们是否有理由揣测，这位李侍御就是为张谓雪冤之人呢？

张谓离开潭州后，仕途上可说是一帆风顺：大历三、四年间入朝为太子左庶子，六年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连典七、八、九年贡举，十年复主东都洛阳试，以“妙选时彦”著称，畅当、严绶、阎济美等皆出其门下。其卒年约在大历十二年（777）后。

张谓一生从军入仕，建功立业，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其代表作如《代北州老翁答》借负薪老翁之口刺明皇之黷武；《杜侍御送贡物戏赠》以不贵异物引讽时事，皆写得忠厚严正，讽意婉切，所以锺惺赞之为“仁人之言，垂戒千古”（《唐诗归》），吴乔更称其为“子美之流”（《围炉诗话》）。除了这二首以及“城池经战阵，人物恨存亡”（《别睢阳故人》）等少数反映安史乱后社会现实的作品外，张谓诗集中更多的是抒写高情逸兴、客愁乡思、家宴雅集之作，而赠别朋友同僚、涉及僧人禅寺的作品也占了不小的比例。其佳者如放言

旷达、倜傥率真的《湖上对酒行》、《赠乔琳》，造语婉曲灵秀、情景跃然的《送裴侍御归上都》、《同王征君湘中有怀》，还有音情缠绵、令人一唱三叹的《别韦郎中》，和气洋溢、人与景相映成趣的《春园家宴》等，都曾受到前人的击节称赏。殷璠所谓的“行在物情之外”（《河岳英灵集》），辛文房“性嗜酒，简淡，乐意湖山，工诗，格度严密，语致精深”（《唐才子传》）的评语，就是由这些诗得出的。

与那些流丽清老、自成一调的五七言律相比，张谓的绝句篇什不多，韵致佳妙者更少。差胜者唯“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送卢举使河源》）、“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春雪未销”（《早梅》）数语而已。

张谓的诗，《宋史·艺文志》云是一卷，《唐才子传》亦云“今有集传于世”。今所见于《全唐诗》的一卷共四十首又二联，未识是否原本。因此外并无他本，故此次整理即以《全唐诗》为底本，参校《河岳英灵集》、《文苑英华》、《唐诗纪事》、《唐三体诗》、《唐音》、《唐诗品汇》等本子，并加注释。篇目次序，一仍底本。在校注过程中，剔除较明显是他人之作而误入张集者二首，另编入附录之“存疑诗”中备考，又自《文镜秘府论》中补得《题故人别业》一首，自《全唐诗续补遗》及《全唐诗续拾》补得残句二联，故定本为三十九首又四联，这

就是现存张谓诗的全部。

本书附录有二：一为存疑诗，二为生平资料、前人评述，除单篇评论已择要附于各诗之后者，悉录于兹，以供参阅。囿于识见，校注中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陈文华

九四年十二月于上海

目 次

前言	1
读后汉逸人传二首	1
同孙构免官后登蓊楼	4
代北州老翁答	6
湖上对酒行	8
赠乔琳	9
邵陵作	11
寄李侍御	13
寄崔澧州	14
送裴侍御归上都	15
送青龙一公	17
送韦侍御赴上都	18
钱田尚书还兖州	19
送杜侍御赴上都	20
道林寺送莫侍御	21
别睢阳故人	22
郡南亭子宴	22
宴郑伯玑宅	23

夜同宴用人字	23
题从弟制官竹斋	24
扬州雨中张十七宅观妓	26
同王征君湘中有怀	27
官舍早梅	29
玉清公主挽歌	30
别韦郎中	31
送皇甫龄宰交河	34
杜侍御送贡物戏赠	35
春园家宴	38
西亭子言怀	40
辰阳即事	41
送僧	43
同诸公游云公禅寺	45
哭护国上人	46
送卢举使河源	48
题长安主人壁	49
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	50
早梅	51
赠赵使君美人	51
题故人别业	53
残句	54

附录一	存疑诗	55
附录二	资料	57

读后汉逸人传二首^①

其 一

子陵没已久^②，读史思其贤。谁谓颍阳人^③，
千秋如比肩^④。尝闻汉皇帝，曾是旷周旋^⑤。名位
苟无心，对君犹可眠^⑥。东过富春渚^⑦，乐此佳山
川。夜卧松下月，朝看江上烟。钓时如有待，钓罢
应忘筌^⑧。生事在林壑，悠悠经暮年^⑨。于今七里
濑^⑩，遗迹尚依然。高台竟寂寞^⑪，流水空潺湲^⑫。

①范曄《后汉书·逸民列传》有“严光传”与“庞公传”，此二诗即分咏严、庞事。唐代诗人避太宗（李世民）讳，故改“民”为“人”。 ②子陵，严光字。 ③颍阳人，指许由。相传尧欲让位给许由，由不受，耕于箕山，洗耳颍水。 ④比肩，并肩。喻地位相等。以上二句言同为隐逸之士，许由不及严光。 ⑤汉皇帝，指汉光武帝刘秀。皇帝，《唐诗品汇》作“光武”。旷，空缺，荒废。周旋，古代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此二句指严光初至京时舍于北军，光武未及时幸其馆，礼数不周。此亦严光不仕之由。晚唐曹邺《题山居》：“只应光武恩波晚，岂是严君恋钓鱼。”与此意同。 ⑥“名位”二句：言严光无心于仕途名利，故能对君而眠。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载，光武车驾至时，

“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帝复引光入宫，与光共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视万乘若草芥。⑦富春，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浙江富阳。《后汉书·逸民列传》：帝拜光为谏议大夫，“（光）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⑧忘筌，《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筌，即筌。竹制的捕鱼工具。以上二句谓严光其实无心于钓，而只是把钓鱼作为摆脱仕宦的一种手段，正如渔人设筌捕鱼，得到了鱼就忘记了筌。⑨生事，生计。此二句言严光隐居山林，靠耕钓终其一生。事，《唐诗品汇》作“意”。⑩七里濑，唐李贤注引顾野王《舆地志》曰：“七里濑在东阳江下，与严陵濑相接，有严山。桐庐县南有严子陵渔钓处，今山边有石，上平，可坐十人，临水，名为严陵钓坛。”濑，《唐诗品汇》作“滩”。《全唐诗》注：“一作滩。”⑪高台，即钓台。⑫潺湲，水徐流貌。

【集评】

唐汝询曰：此慕子陵之为人也。言其人已没而我思其贤者，正以均为逸民而非许由之比也。何则？许由以尧之礼让而遁逃，子陵则以光武不能周旋而隐去，二人岂齐肩乎？既以君非尧舜之主而无心于名位矣，则视万乘犹草芥也，对君而眠可也。若是而肯食禄于朝乎？惟寄情山水以自娱耳。是以终身渔钓而不悔也。今观滩头之遗迹具在而无能继其踪者，岂非千载一人哉？（《唐诗解》）

邢昉曰：淹雅澹荡，绝是风流。（《唐风定》）

沈德潜曰：心存名位，便为势所压，必不能视天子犹故人也。巢、由、随、光只是不为名位所缚。（《唐诗别裁》）

其 二

庞公南郡人，家在襄阳里^①。何处偏来往？襄阳东陂是^②。誓将业田种，终得保妻子。何言二千石，乃欲劝吾仕^③。鸛鹄巢茂林，鼃鼃穴深水。万物从所欲，吾心亦如此^④。不见鹿门山^⑤，朝朝白云起。采药复采樵，优游终暮齿^⑥。

①襄阳，郡名。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分南郡、南阳两郡置，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后汉书·逸民列传》：“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岷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 ②陂，山坡。岷山在襄阳之东，故云“东陂”。 ③二千石，指荆州刺史刘表。汉代刺史俸禄二千石，故唐诗中常以“二千石”代指刺史。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载，刘表往请庞公出仕，见公与妻子耕耘于垄上，因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言下之意，出仕只能给妻子带来危险，种田倒可保障他们的平安。 ④“鸛鹄”四句：言人各有志，就像鸛鹄栖于茂

林，鼃鼃(yuán tuó)宿于深渊，但求各得其所，不必顾全天下。《后汉书·逸民列传》：刘表谓庞公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鼃鼃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⑤鹿门山，唐李贤注引《襄阳记》：“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襄阳侯习郁立神祠于山，刻二石鹿，夹神道口，俗因谓之鹿门庙，遂以庙名山也。”《后汉书·逸民列传》：“（庞公）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⑥优游，悠闲自得的样子。暮齿，暮年，晚年。

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①

昔在五陵时，年少心亦壮②。尝矜有奇骨，必是封侯相③。东走到营州④，投身事边将⑤。一朝去乡国，十载履亭障⑥。部曲皆武夫⑦，功成不相让。犹希虏尘动，更取林胡帐⑧。去年大将军，忽负乐生谤⑨。北别伤士卒，南迁死炎瘴⑩。濩落悲无成⑪，行登蓟丘上。长安三千里，日夕西南望⑫。寒沙榆塞没⑬，秋水滦河涨⑭。策马从此辞，云山保闲放⑮。

①蓟楼，即蓟北楼。又称蓟丘、燕台、幽州台。传说

燕昭王曾在此筑黄金台招致乐毅等贤士。故址在今北京市西南。诗题，《文苑英华》作“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怀归”。②五陵，指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系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五陵附近为汉代豪侠少年聚集之地，后因以五陵少年指代豪侠少年或纨绔子弟。此二句言孙构少年时就有报国的豪情壮志。五，《全唐诗》注：“一作平。”心亦壮，《河岳英灵集》作“亦强壮”。③“尝矜”二句：言孙构少年时自以为像班超一样，生就奇骨，有建功封侯之相。《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少有立功封侯之志，尝诣相者，相者言其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故，相者指曰：“生燕颌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超从军西域，暮年果封定远侯。④营州，唐代东北重镇。治柳城（今辽宁锦州市西北）。《文苑英华》作“荣州”，误。⑤事，《全唐诗》作“似”，今据《河岳英灵集》、《文苑英华》改。⑥亭障，古代在边塞险要处筑墙置亭，以供防守，称作亭障。⑦部曲，古代的军队编制。《后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⑧林胡，匈奴种族名。《史记·匈奴传》：“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林胡为赵国名将李牧所灭，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帐，军中之营帐。以上二句言希望能在异族入侵时直捣敌营，像李牧那样为国立功。⑨乐生，指乐毅。《史记·乐毅传》载，战国时，燕将乐毅率燕、赵等五国兵攻占齐七十余城，唯独莒、即墨未下。惠王即位，齐施反间计，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新燕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惠王中计，乃以骑劫代乐毅。乐毅畏诛，遂西降赵。此处即以乐